



统筹: 寒川

第498期 泰国篇 组稿人: 杨玲

山间

杨棹

今天是麦卡宁17岁的最后一天,她决定在18岁生日的那天,也就是明天,嫁给邻村的年轻猎人米雷哥。

麦卡宁心不在焉地擦着玻璃,眼睛望着窗外幽蓝的天空。泰北清莱山区的冬日的天空,总是那么清澈,长时间盯着看,眼睛会模糊,头脑也会眩晕,让人恍惚之间感觉身处蓝色的海底,犹如一条小鱼,身体也会随着海水的波动而不由自主地微微起伏。

“奶奶,你要换烟丝吗?”她看见奶奶握着长柄烟斗坐到了窗前,于是转身去抽屉里翻找烟丝。咚咚咚,身后传来奶奶在窗台上磕烟斗的声音,铜烟锅和橡胶木窗台撞击发出沉重暗哑的声音。

“也拉府的烟丝没有了,索可泰的烟丝可以吗?”麦卡宁拿来一个塑料袋子,上面印着一个浑身插满管子躺在病床上的肺癌病人,她心里矛盾地想,奶奶快90了,也没见她得肺癌嘛。

“你听见那个声音了吗?”奶奶意味深长地目光搜寻着窗外的几棵大树:一棵桉树、两棵红松、两棵同根而生的木棉,还有一簇十几米高的槟榔树。

三角梅像一条巨蟒缠绕着槟榔树生长,满树粉色和白色的花与叶子,像是烟花炸裂的一瞬间那么缤纷,将院子映衬地生机勃勃,掩盖了木棉光秃秃的枝干。如果不是清晨冰冷的气温,谁都感觉不到这是泰北的冬季。

“有什么声音吗,奶奶?”麦卡宁一边给奶奶装烟丝,一边侧耳倾听:“我只听见风声、槟榔掉落草丛的声音。”她擦着了火柴,点燃了奶奶的烟斗,“哦,还有鸟鸣,好像,这鸟鸣叫了一早上了。听很久了,就没有感觉了,差点忘了这个声音。”

奶奶微笑着,点了点头,她嘴角冒出白色的烟,银色头发,白色的褂子,麦卡宁突然觉得奶奶像一只正在抽烟的老兔子,暗自偷笑起来。

“你知道小鸟在说什么吗?”奶奶的目光仍在树枝上搜寻,但是连小鸟的影子也没有看到。

麦卡宁觉得奶奶特别可爱,就蹲在奶奶椅子边说:“哎呀,奶奶真的能听懂小鸟的话吗?”

“能啊!”奶奶的回答让麦卡宁又吃惊又想笑,于是接着问:“那你告诉我,小鸟说什么?”

“她的孩子丢了,她在到处找她的孩子呢!”奶奶吸了烟斗,头脑清醒,说的话也清楚。

麦卡宁微笑的嘴角突然颤抖了一下。“我不信,我觉得她肯定是在呼唤公鸟。”麦卡宁用一种假装释然的语气说。

“在那里,我看见它了!”奶奶举起烟斗,指了指三叶梅朝西的一簇枝叶。

果然,一只浅黄小鸟在树枝上跳跃,还不时冲着树下的灌木丛叫几声。一瞬间,麦卡宁仿佛也听出那鸟鸣中的焦急。

“她的孩子也许就掉在下面的灌木里。”奶奶幽静的话语里透露着坚定:“她会找到孩子的。”

麦卡宁没有接奶奶的话,因为她看到米雷哥从山下走来了,他背着一个大竹筐,冲着窗户摆摆手,傻笑着,一口白牙闪闪发光。

“妹子,今天遇到奇怪的事啊!”米雷哥接过麦卡宁给他的水杯,只喝了一口就急忙说:“你看,这是你的嫁衣我取回来了,但是在裁缝家门口遇到一个阿姨,她说是你的亲戚。”米雷哥取下竹筐,拿出刚缝制好的蓝红相间的裙子,上面用五彩线绣着蝴蝶探花和并蒂莲花,背面还有游鱼戏水的图案。

麦卡宁拿着嫁衣仔细地看,纤细的手指在刺绣上轻轻地抚摸着。

米雷哥继续说道:“漂亮吧?这家的裁缝手真巧。但是,你看这是什么!?”

麦卡宁扭头看见米雷哥从竹筐里取出一个球形的扎染布包裹,层层打开后,一顶华丽的白银头帽出现在眼前,它反射了从窗户外照进来的阳光,屋子里一下子亮堂了许多。

“这是,你刚才说的我的一位亲戚……”还没等麦卡宁说完,米雷哥就兴奋地接过话茬:“是啊,她说不能来参加婚礼,就送一顶头帽作为贺礼……你们肯定是亲戚,我感觉你们的脸长得有点相似呢。”

麦卡宁的手指微微颤抖,她轻轻地触碰这银头帽上繁复的花纹和吊坠,它们马上发出清脆的叮当声,仿佛是佛寺屋檐的风铃在风中摆动的声音,悠远而宁静。

奶奶坐在窗户前的躺椅上,睡着了,但是那只小鸟还在不时鸣叫着。

“米雷哥,我出去一趟,你关好门,别让咱家那只花猫跑出去啊!”麦卡宁冲进院子里,去槟榔树下的灌木丛里搜寻着。

过了一会儿,她从灌木丛里捧出一只羽毛健全,刚出窝学飞的小鸟。树枝上的鸟鸣声更大了,麦卡宁把小鸟放在粉红色三角梅叶丛中,赶快跑回了家。

树上的小鸟安静了,鸟鸣消失了,天更蓝了,山间一下子分外宁静。

从泰北到台湾求学的鲍月书,到了台湾半工半读,闲暇时间就喜爱打麻将。学业毕业后又到日本打工,拿到工资就到麻将桌上,打个昏天黑地,直到打一月工资输个尽光,才心安理得。

不打麻将就浑身不自在,打输了翻来复去睡不着,赢了又兴奋得不想睡。日复日,月复月,有钱

打麻将的女人

刘舟

身子就痒,直到输得分文无存,才浑身舒泰。

别人在日本打工,几年下来已有百万存钱,鲍月书小姐几年下来仍是两袖清风,分文不。渐渐年纪不

等人,到了五十老几,仍是老姑娘独处。

从日本打到台湾,从台湾打到泰北,有钱就上麻将桌,打到爹妈姓甚么,早忘得一乾二净。

渐渐岁月不饶人,年近六十老几仍早孤家寡人,一生无儿无女,无牵无挂,一天到晚麻将桌上才能见到其人。

一日,麻将桌上的鲍月书,一手清一色自摸,兴奋得大叫一声,口吐白沫,倒地不起。临死留下一句话,死后;请烧给我一副……麻将……

福福难料 (外一篇)

诗雨

阿福嫂同情的说,样这吧,反正开彩时间也要到了,又卖不出去,就送你一张看你的运气了,有中

奖才还我买彩票的钱,如果没中奖就算了吧。就这样她也得到了一张彩票,傍晚她欣喜的带着这张彩票回家,心里总怀着一份喜悦和希望,人有了希望心情特别好,这是她第一次拥有一线希望的感觉。一生中,她被家庭的重担子压得日日愁眉苦脸、双眉紧锁,已不知什么叫喜悦了。

深夜了她刚回到家把一切买卖用具放下,远远便传来阿福嫂飞奔着来叫嚷着说,中奖了,中奖了,你的那张彩票中奖了!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抬起头来朝阿福嫂急追问,谁中奖了?

阿福嫂向量回答:你呀!

她忙从衣兜里取出那张彩票来,和阿福嫂在灯光下,小心的对照着彩票

数字号码,尾三个字236,不正是她拿的这张彩票号码吗?

她和阿福嫂同时屡抱着兴奋得跳起来,手中不断挥着那张彩票,嚷着中奖了,中奖了……

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中奖,天刚亮她便踩着摩托车,往菩提通佛寺去添汶齐僧毕,刚出来抵达拐车处急着拐车,不料一辆皮卡车也急驰抵达,猛撞翻她的摩托车,轰然巨响她连车同时被撞翻,身体被弹出路边。

当她苏醒过来时,一条腿被石膏粉扎得如水桶般大,此刻,她怀着颗不知是喜,还是慢愁的心情,让她双眉感得更紧了……

孽

炎炎烈日下,戴着安全帽驾驶电动车的尼蓬,载着大腹便便的妻子正赶往医院的路,他不时吹着口哨满脸春风得意的样子,因为他想到他快要做爸爸了,而妻

子待产的用费也不愁了,因此他心情特别开朗与轻松。

他冒着烈日继续往前驾驶着摩托车,可半途中竟碰到巡逻警察,即时令他惊慌措手不及,做鬼心虚,立即露出鬼鬼祟祟形迹,因此引来两名巡逻警察的怀疑立即上前要搜查他时,他反而加快油门驾驶摩托车欲逃跑,但倒霉却撞倒一名巡逻警察的电动车上令该名巡逻警察受伤,并与另一名巡逻警察扭打起来,因他极力顽抗不让警察搜身,最终被他拼命挣扎逃脱。

逃跑到附近一条10米阔约8米深水港边,然后扑通一声踪影跳下水港逃捕,可是他不会游泳,在水港里载浮载沉一会后,突然他感到双脚僵硬抽筋起来,才扬声大喊救命可是已迟了一步,致身躯渐渐的往下沉溺,令追捕他的两名巡警也被吓得惊呆了在现场。

待通知救护人员赶抵把尸体打捞上来,发现他裤袋里暗藏着一包200粒的疯药,尼蓬的妻子没有逃跑,她被眼前突然发生的意外事故,吓得面容失色,跌坐在地上,挺着个大肚子哭得泪如雨下。

城里的月光

阡陌

儿不也自由自在的飞翔!我为何还困守一方?阿娇不断地问自己,

一天,她终于鼓起勇气,对着满脸皱纹的父亲说“阿爸,我想往城里看看!”

话才出口,父亲便铁着脸说,“那槟榔摊呢?一堆家里活就你老母吗?到城里做什么?真不知死活!”

熬了好久的念想,阿娇岂肯就此甘休!?

“什么不知死活?不就见见世面!谋一技之长,有什么不好!?”

“一辈子在乡下,呆在槟榔摊前,听下流话就叫活?”阿娇想起有时那些贫嘴男人粗口烂舌的话,便止不住气说着。

“城里的人心眼多,处处陷阱,你知道那环境有多复杂吗?”老农倒背如流的说着一堆惊悚的传言、新闻。

“难道阿爸不想有朝一日我也出头天,不再整天和槟榔打交道?不再是个草天人?”

“吃天用地,坦荡荡的,找个妥当的人嫁日子就是好!”

“阿爸!妥当的人,就是种田割稻的出息,像妈!一辈子日晒雨淋,我不甘愿!”

一辈子务农的老父沉默了,他沉思着,究竟这辈子,除了像牛一样苦着累着的温饱,他还有什么?又给了家人什么?老农意识到乡间再也困不住这个豆蔻年华的女儿了!他不再声色俱厉,盲目阻拦女儿追求的天外世界。

阿娇,黝黑的肌肤,惹人的秋眼,很快的便找到侍应的工作,也尝到爱情的果实,新鲜的事物像一潭活泉激荡着她,但甜

蜜中小伙子一个比一个多情善变,阿娇这块朴玉在伤心和快乐中渡着青涩的岁月,学着雕凿属于她的自由人生。

“娇啊!叫你听到没啊?”一身亮丽轻装的太太,隔着窗纱依旧看见那清秀如莲的样貌,她望着窗外的阿娇唤着。

两个女人年纪相若,可命运却大不相同,夫人嫁人官邸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,可阿娇却过着飘泊不定的日子。

说是机缘吧!夫人的母亲几次上庙烧香都巧遇隔村且投缘的阿娇,几番倾谈后,便把阿娇引进官邸。

花园洋房,警卫哨岗一个陌生世界“管家”对阿娇来说,有着莫名的优越感,一切都远比蜗居的小房美奂多了。

官邸里的世界,将领无比气派,荣威的身份,让长在乡间的阿娇像进了大观园般的开了眼界,但也走进了另一个波涛的岁月。

夫人的母亲把阿娇当心腹般看待,她们谈家乡,谈飘摇曲折的一切。

“我家前后一片稻田,稻田边是用脚力踩的化粪池。”

家乡的银月,田埂的稻波,拂不去粪味,烧草的气味,……鲜明的跳跃在这个离乡背井的姑娘脑海里。

“爸妈的脊梁永远顶着太阳,顶着风雨,那双手脚,永远混在水田的泥巴里。他们一辈子的汗水,气力,就耗费在这片苍茫的绿秧上。”

那晚,阿娇真要离开了,她静静地看着鹭鹭、皎月,依样的为田埂构图着,她真有些不舍了,母亲无奈的愁纠结在昏沉的灯下,一双粗糙的手为

她塞着路上口粮,泪水化在游子那不知何方的陌路上!父亲握着两捆钞票,嘱咐母亲为她缝在衣角上。

“苦了,委屈了就回来!”不善表意的父亲,猛喷着烟,吐着气,千言万语只能化作直快的命令。

一提起老父母,便凄楚的撇头擦拭眼泪,家乡的画像深埋了,然而那条乡根却蔓生着更多依恋的花。

夫人唤着,阿娇才在思绪中猛然回应

“太太!出去了?”没等回应,又没头绪的补上一句

“回来吃饭吗?”潜意识里,她总是小心的观察着夫人的动静,这小心翼翼却隐约的挑动着自己那不寻常的神经,好些日子了,有个魅影总在心尖处,俏皮的作弄着她……

夫人没搭理她,转身问着正翻看报纸的丈夫

“晚饭过来吗?”

“不去吧,太太团的约会,我参和什么?”官爷应着,专注着报上的时事。

“局长夫人嘀咕好几回,老不见你呢!”

“就说哪回咱家做东,大伙儿来热闹!”

“玩玩好,打牌让让,别太认真!”丈夫不忘叮嘱太太,人情世故的潜规则。

夫人不做声,心里却叨念着,男人最装什么呢!,

“先生一个人在家,你给弄吃吧!”夫人吩咐了阿娇,便匆匆上了备好的车。

“哦!知道了。”

阿娇应着,心,却不自在的蹦了几下,脸无端地起了一阵绯红。

北城的午后,阵雨后,偏又是热气腾起,直搅得人昏沉沉的,安静的下午,却隐藏着有一股不安的涌流。

